



扫描二维码关注
 “钟鼓声”，看工人日报“钟鼓君”评论。

蝇头小利大陷阱

据《扬子晚报》报道,江苏淮安一老人为了领取超市的免费洗衣粉,按要求将自己和儿子、儿媳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促销人员,却发现他们名下出现六张多次透支逾期不还的信用卡,且被纳入黑名单。目前,警方已对该案立案侦查。

很多人对信息安全缺乏足够的认知,以至于在“扫二维码领奖品”“身份证复印件换礼品”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面前栽了跟头。这固然有自身贪便宜的原因,但更多在于一些个人和机构,未按规定相关规定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甚至为获利而出卖公民信息。大数据时代,保护公民信息安全是严峻的课题,每个公民则需谨记:占小便宜吃大亏。

“职业乞丐”秀演技

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义乌一些网友都在转发一个执法人员扒“断臂”乞丐衣服的视频。刚开始大家以为是暴力执法,没想到乞丐衣服被扒掉后,露出了完整无恙的双臂。明白真相之后,大家纷纷给执法人员点赞。

截肢膀短腿儿的“残疾”乞丐成了不少地方车站、桥头等场所的“标配”。有人在奉献爱心,然而真假乞丐难以分辨,加之“职业乞丐”“乞丐月入万元”的事实,路人难免不再信任他们。让有真实需求的乞丐得到帮助,靠执法人员一个个扒衣服不是办法,而路人也没有火眼金睛,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理职业乞丐、拯救城市爱心?

“全民排查”动静大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四川成都双流区卫计委发微博向市民征集身边的精神病患者线索,称“爆料奖50元,经鉴定确诊后,再奖励300元。”给出的11条“症状”中,含有“什么事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等常见现象,不少网友直呼奇葩。

为摸排辖区精神病患情况,公开悬赏,这种“群众路线”当然是基层治理的一种思路,然而,鼓励个人举报,标准可能会很宽泛,单纯在接触和询问过程中,能否保证在对疑似精神病患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就很不确定。卫生部门的初衷是好的,但鉴定疾病和走访摸排都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考虑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收入努力程度以及财政困难程度等,按统一公式分配给地方,越困难的地区补助转移支付系数越高。而上划中央的税收收入越多的省市,得到的税收返还收入越多。这都是科学而合理的。

至于一些网友的“不解”“想哭”,其实也情有可原,毕竟事关数额巨大的真金白银,不能随便“支持”。对此,除了请网友们改变一些主观片面认识,也提醒有关部门在公开的同时,辅以更加多的情况说明,回答好“都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差别咋就这么大的问题”。同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长效机制,让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在公开的同时,能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杜绝“跑部钱进”或拍脑袋“支持”。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利国利民。

王南石有个宝贝,就是他的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的工作心得和技术经验。每当遇到技术问题,他总是记录在小本子上,然后查阅书籍资料,与设计工艺人员沟通,寻求解决办法。

这些年,王南石和技术人员合作的多项生产技术创新成果获实用新型专利,他自己还撰写了10篇技术论文。从高级工到工人的最高技师职称——特级技师,他仅用了7年时间。晨光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徐微陵说,“30多年里,王南石解决了许多精密装配的技术难题,经他装配调试的各类型油泵没有一套因装配调试质量问题。”

“成功是持续积累而成的”

到明年10月王南石就该退休了。眼下他的心愿是,培养更多的年轻职工成为大国工匠。

前些日子,王南石到北京录制一个节目,下午2点回到南京,20多分钟后就出现在办公室了。原来,出差前和同事约好,回来这天下午3点,要在“王南石技能大师工作室”里开一场技能攻关及班组长培训会。

王南石的这一课,让大家有些意外,PPT的第一页写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一句话:“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积累而成。”

“航天产品技术难度高,系统集成复杂,不可能像轿车流水线一样快速生产,国内外都采用人工装配,对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要求非常高。”王南石深有感触地说,成为大国工匠,就要能做到“敬业、专注、严谨、卓越”。

2010年被航天科工集团授予“首席技师”称号后,王南石担负起培养年轻技术骨干的责任,带头办了“技师工作站”。2015年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又正式挂牌成立了“王南石技能大师工作室”。

通过工作室平台,王南石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心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他编写了《装配钳工基础知识》、《液压系统基础知识》、《班组管理》、《生产管理》等专用教材,先后培养出特级技师1名,高级技师2名,技师16名。

响建设施工“瓶颈”,标志着青莱城际即墨北至青岛段进入全面建设施工阶段关键期。

由于此次施工时间长,涉及专业多、安全压力大,济南铁路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现场监控,细化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调集精兵强将参与会战。

委屈

据《华商报》报道,近日,陕西西安昆明路上有人因吃饭引起纠纷而打群架,120急救中心赶往救治,在运送伤员途中,急救车被试图报复车撞伤的人员拦停打砸,一名协管员为保护伤者被打伤。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说,被骂骂甚至被殴打,急救人员几乎每月都会碰上几起,为此,急救中心内部设有“受委屈奖”,但事实上大家很少来报这个奖。

急救人员出面保护患者竟被打,怎能不委屈?尽管骂骂被打的不占多数,却暴露出急救人员真实的状态与处境。更多时候,在一些患者及其家属看来,如果病情恶化,是120来得太慢,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如果病人死亡,八成是救治不力,医护人员难辞其咎……病患当前、情急之下,家属情绪激动甚至行为失控,急救人员难免被误会、受委屈,但多数急救人员还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地救死扶伤的,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奖励是社会的包容和患者的理解。

□李法明/图 崔超/文



公开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具体金额是种进步

□张国栋

近日,财政部披露了2015年全国财政决算,总共包括了37张表格及说明,将去年全国20余万亿元的收支情况向社会大众公布。其中首次披露了去年各地区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具体金额,表格全称是“2015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决算表”。(见7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相比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决算公开披露,今年首次披露的去年各地区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具体金额,无疑成了新闻的主要看点。虽然各地数额参差不齐、差别很大,但这首先是种进步。

过去,无论是事项“敏感”还是数据“不好看”,或有其他什么原因,对于中央财政每年支持地方的具体金额,是从不公开的,公众也是不知情的。即便公开,也是一个笼统的大数据,各个省份从中获得多少、差别有多大等问题,外部除了猜测,很难具体详尽地掌握。这回财政部将这方面的信息予以公开,既体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公开要向更多领域拓展的决心,也体现了有关部门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诚意,应该得到支持和肯定。

当然,公开是手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促进中央财政精准支持地方,使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应才是关键。从这回中央对地方财政支持总额可以看出,为保证地区间财力均衡,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明显。应该说是方向对头,办法可行,比如在转移支付分配中,多考虑各地区实际实行差别补助比例。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只是,官司涉及国际争端,当事方是国家政府,如何摒除国家实力、财力等一切外界干扰因素,保持司法的中立、公正,是重要考量。

例如,归属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审理涉及国际问题时,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联合国支付,以保证司法人员客观中立,而具体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许一方包办仲裁费的做法极易影响仲裁判断。

法律人士解读,在国际仲裁事务中,这种程序可能导致仲裁庭的极度偏颇。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员是可以与当事方议价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仲裁员的仲裁取向是否会向出资方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这种单方提起、单方参与,最终做出荒唐无效的判决并非没有先例。2013年,荷兰就俄罗斯扣押一艘荷兰籍破冰船一事提出仲裁申请,而俄罗斯认为仲裁庭无权管辖拒绝参加。最终荷兰为俄方垫付了15万欧元仲裁费,单方面强行推进仲裁。仲裁庭做出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的裁决,俄罗斯没有接受仲裁结果。

常设仲裁法院中国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认为,这类仲裁属滥用国际法,给国际法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无法取得一方认可的情况下,所有的国际争端都走向单方面仲裁,那么,国际法的权威就会受到毁灭性冲击,有悖“定纷止争”的国际法精神。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宾花费了总计3000万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刨去向常设仲裁法院支付的285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律师团和证人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师团队共8人,包括美国国际法知名律师保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手法老到。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临时仲裁庭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问题上,雷切尔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经过律师团队的包装,再与临时仲裁庭“妥善接洽”,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出炉。

刘楠来指出,从所谓“最终裁决”中透露出的几个细节都值得推敲。其中,临时仲裁庭只指派了一名地理、水文专家考察,那么这一专家提供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真实中立是个疑问。“至少可以说,仲裁庭是单方面取信,听了一面之词,证据链不完整。”

暮暮之年的刘楠来坦言,在他经历的众多案件之中,南海仲裁案算是最荒唐一例了。(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比招商作秀更可怕的是“演戏成瘾”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在半年前就签过约。记者调查得知,在一些地方,场面热闹的招商会其实是在“表演”招商。

何谓“表演”招商?根据报道可知,主要包括几种情况:一是重复签约,即项目是有的,签约仪式也举行过了,但一有招商会,还会叫来凑数,同一份合约一签再签;二是夸大其词,明明几千万元的项目,在数字上做做文章,就成了几十亿元项目;三是纯属虚构,项目八字没有一撇,只是把企业邀请来,谈谈话、说说话,随便签一份文件或者“合同”,签完随手一扔,双方都不当真,更无需履行。

招商场面红火能有什么用?“表演”招商和签约有点像商家卖东西找“托儿”来帮忙。产品销量不好,一些商家便动起歪脑筋,找几个“托儿”在柜台周围转悠,逢人即推荐或者自言自语“此物甚好”“物超所值”之类——效果会怎样?首先,会有一些人相信“托儿”所言而购买商品;其次,品牌营销会比较成功,有人即使不立刻购买也会在心里留下印象,有需要时便会优先选择;最后,销售场面热闹红火,销售员功不可没,老板可能会给予其奖励。当然,这一切利好的前提是购物陷阱不被识破。

招商引资也是一样道理,招商会频频举行,前来“签约”的商家络绎不绝,不明真相的人会误以为此地营商环境优越、潜力巨大,于是也可能慷慨掏腰包;而上级见此情景会甚感欣慰,觉得下属招商、管理有道,今后可考虑提拔重用。

假的真不了,谎言重复多少遍依然是谎言,只不过是破败的时间长短而已。“表演”签约容易,“表演”履约,落实就难了。说得上十个八个项目,吸引几千万元、几十亿元的投资,可项目在哪儿呢?钱什么时候到位?

□邓海建

记者持续两个月关注百度搜索发现,多家赌博网站盗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注册百度推广账户,夜间10点以后通过百度“商业推广”悄悄上线,次日9点前全部下线。在季度末和周末,赌博网站更是大量涌现。多名从事百度非企渠道推广的业务员透露,百度非企账户主要用来进行灰色或非法业务推广,如赌博、保健品、“定位找人”等。(见7月18日《新京报》)

晚出、早归,只做深夜生意,赌博类搜索结果就这样和监管者打起了游击。有加“V”的百度认证,有刷屏的海量信息……说起来是非法网站盗用企业信息所致,但如此牛栏关猫的百度推广系统,自身果真纯洁?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姿态乖巧,但真相比承诺更震撼人心:仅7月17日6:26至7:07,百度推广排名靠前的赌博网站“澳门威尼斯人”,半个多小时内投注额从7900万元暴增至1亿元,参与投注的用户数也由47万人增加到62万人。

赌博网热火朝天,商业推广鱼龙混杂。总代理、业务员、非企消费、阿拉丁计划……背后的利益纠葛很是复杂,但非法网站借百度闷声发财,平台的连带责任就可以推手耸肩吗?自家店面就算转租出去,弄成了“每晚黑店”,对此能装聋作哑吗?此前相关部门对百度提出六点整改要求,包括“对所有搜索结果中的商业推广信息进行醒目标识,进行有效的风险提示”。百度表示“坚决拥护”“绝不打一丝折扣”。眼下晚



新华社记者

这世上,偏偏有人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万能的。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从提起申请、组建仲裁庭、外包书记服务、直到出所谓最终裁决,都是要花钱的。这是客观事实。

不敢说花钱就一定不公正。但自古以来,以主持公平正义为己任的超国家司法机关,都尽量避免与当事人或当事国发生金钱关系以示居中,例如国际法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了包括国际法院在内的4种解决争议的机制。但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提请方偏偏选择了一种高收费、低门槛的选项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菲律宾媒体披露,3年半来,菲律宾用纳税人的钱,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掷3000万美元,换来一张烫手的所谓“裁决书”和许多国家的不支持。

虽然菲律宾和仲裁庭都没有公开这笔账的明细,但从现有价目表、过往仲裁费等数据可以推断:为了最后这张纸,有人真肯下本,有人真没少挣。

专找“吃外快”的仲裁员

2013年1月,菲律宾选择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成立临时仲裁庭的方式向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庭提请仲裁。

成立这个临时仲裁庭,得花一笔钱。因为仲裁庭当时还没有组成,因此,得花多少钱,钱打给谁,都不很清楚。

要想组成仲裁庭,首先要选择仲裁员。按程序,菲律宾率先指派一名仲裁员,中国也可以指派一名仲裁员,尔后,由这两人共同协商选择另外三人。但中国不接受,不参加仲裁的立场,使得仲裁庭“凑不齐班子”。

为了推动仲裁,国际海洋法庭时任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站了出来。他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另一条款,自己帮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以及剩下的三位。

班子有了,但这只是个临时搭起的草台班子。仲裁一个跨国案件需要一整套配套服务,这对于连个账户都没有的临时仲裁庭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找个“正规的壳”。所以,

在仲裁庭组成后的一个月內,仲裁庭与常设仲裁法院达成了书记处服务协议,即由常设仲裁法院“为仲裁程序提供档案管理,并根据仲裁庭指令提供适当的书记处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协助查找和指定专家;发布仲裁案的信息和发布新闻稿;组织在海牙和平宫进行听证等庭审;管理案件财务,包括管理案件费用保证金,例如支付仲裁员、专家、技术专家和庭审记录员的费用等。

由此可以看出,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开支由常设仲裁法院的书记处计算后向争端当事方征收,收缴后由书记处管理和分配。

熟悉这类组织运作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成立临时仲裁庭这类临时班子无非是为了让那些“熟活儿”的法官和仲裁员们“赚点外快”,跟联合国、国际法院根本不沾边,因为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里的法官是“吃饷”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饷的法官,是菲律宾律师团精心安排的路线。因为那些西方大牌律师们最清楚,“熟活儿”的法官和拿“官饷”的法官是有区别的。

花钱买的就是“身份”

常设仲裁法院算是临时仲裁庭聘请的“大管家”,包括财务大管家。当然,常设仲裁法院是提供这一服务的。

常设仲裁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标明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而且,可以按照需要雇佣不同级别的服务人员。

例如,一次性缴纳注册手续费2000欧元,且不可退款。书记、注册相关服务的人员价目按职称排序:秘书长250欧元/小时,副秘书长250欧元/小时,司法人员175欧元/小时,法律援助125欧元/小时,文秘办事员50欧元/小时。

常设仲裁法院办公地点在海牙和平宫内,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共用办公楼。在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的服务项目中,还可以租借和平宫的法院办公室和听证室。仲裁听证室每天1000欧元,整套办公套件租赁费每天1750欧元。

由此可见,聘用常设仲裁法院当书记处价格不便宜,但却可以“买”到很多唬人的身份,在海牙和平宫开听证会,用常设仲裁法院的抬头纸出具裁决书、以常设仲裁法院的名义给当事国发邮件,是一件多么能够给自己长脸的事情。

见钱就开的仲裁庭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只要肯花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指摘。